

石头与水

千山我独行 不必相送

# 千山记

贰



「网络文学+」

向读者推荐活动

优秀网络文学

原创作品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VIP金榜TOP1  
—— 千万点击 ——

晋江超高人气古言长卷

知名插画家 ENO 倾情手绘  
唯美海报 + 古典腰牌异型书签

石头与水

千山我独行 不必相送

# 千山记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千山记. 贰 / 石头与水著.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8.3

ISBN 978-7-5339-5026-2

I. ①千… II. ①石…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24989号

策划统筹 柳明晔  
责任编辑 徐 莺 徐 旻  
封面题字 天 勤  
封面绘图 ENO  
装帧设计 荆棘设计  
责任校对 唐 娇  
责任印制 朱毅平

### 千山记 贰

石头与水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网址 [www.zjwycbs.cn](http://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万盛达实业有限公司

制版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开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字数 361千字

印张 18

插页 1

版次 2018年3月第1版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5026-2

定价 39.8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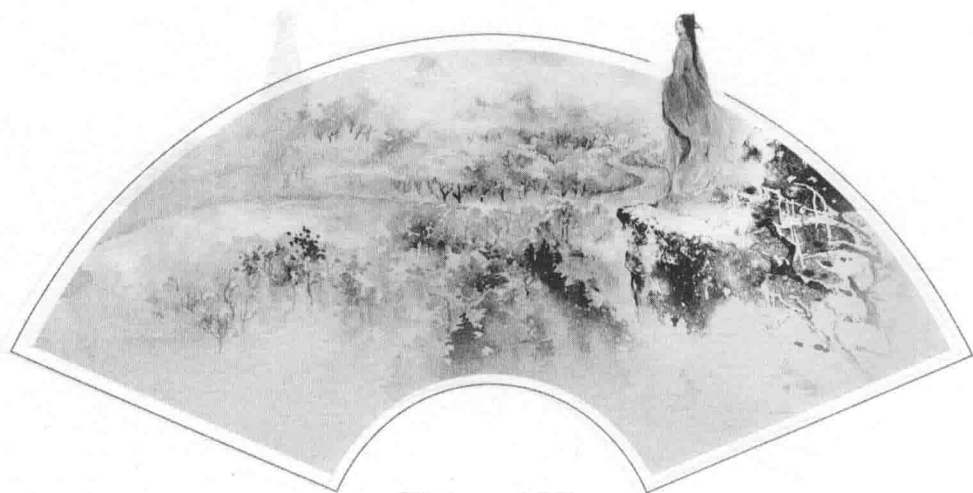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 目 · 录

CONTENTS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章	第十九章	第十八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六章
风乍起	江行云	尚书位	南安侯	使团归	桂花宴	使西蛮
111	090	073	055	037	018	001



## 目 · 录

CONTENTS

第三十章	第二十九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三章
搅浑水	议储位	施粥棚	妯娌间	正嫡庶	皇子妃	万梅宫	迫和亲
265	245	225	205	187	168	146	129



## 第十六章

### 使西蛮

谢柏此去西蛮，桃花酒都未来得及酿。

待得杏子成熟时，谢莫忧道：“不知二叔什么时候回来。”

“西蛮那边沿子地界，远着呢，走时说快则两月，慢则三月。这个月不回，六月必回的。”谢太太一面说着，一面将宜安公主生辰的礼单给两个孙女看，让她们心里有个数。

宜安公主的生辰要到了，虽是儿媳，亦为君臣，谢家必得备礼以贺。如何备礼，也是当家主母必备功课之一。自从跟谢太太学着管家，谢莫如与谢莫忧大大小小的礼单见识了不少。宜安公主的寿礼，无非就是金玉古董布匹绸缎之类。谢莫忧道：“我看公主比较喜欢蜜蜡。”她颇得宜安公主眼缘，宜安公主有什么宴会，时常带谢莫忧去。谢莫忧是个机灵人，相处久了，自然知道宜安公主一些喜好。

蜜蜡多产自海外，虽难得，也不算稀罕物。谢太太点头：“咱家倒有几样蜜蜡挂件。”当下命素蓝寻出来。

宜安公主的生辰是个不大不小的事，谢家郑重相待，皇室也自有寿礼赐下。宜安公主既已开府，又是开府以来第一个生辰，更不肯委屈自己。这并不是说宜安公主奢侈，而是，她的身份摆在这里。她本就是亲王之女，破格封的公主，倘真就排场不足，反容易招些势利眼的小人小瞧。

宜安公主这次学乖了，皇亲第一天接待，亲戚第二日接待，主要是避免譬如过年时谢莫如与永福公主之事。谢家算在第二拨里，这没什么丢脸的，文康长公主、宁荣大长公主、承恩公府，都是第二拨。谢柏不在帝都，宜安公主请谢松和谢芝帮着招待大小官客。

谢莫如同胡家女孩子不熟，索性就坐着听戏，由谢莫忧与她们寒暄。谢莫忧常随宜安公主赴宴，与胡家女孩子亦是相熟。直待下午谢太太带着两个孙女告辞时，宜安公主着实松下了一颗心，今日有谢莫如在场也平平安安地度过了，真是菩萨保佑。



宜安公主一直认为，谢莫如是个无法揣摩估量的人，这个女孩子身上藏有莫大危机。宜安公主不喜欢这种感觉，所以，纵然丈夫待谢莫如格外不同，她与谢莫如之间仍是保持了一定距离。

于是，哪怕宜安公主有什么事，也是让谢莫忧代为传话。

谢莫如是在宜安公主生辰宴后，才听得谢莫忧吞吞吐吐同她道：“我听公主说，太后娘娘一直为永福公主的事烦恼来着。”

谢莫如闻弦歌知雅意，此时偏生不开口，她知谢莫忧还有后话。果然，谢莫忧轻声道：“大姐姐先时同永福公主，毕竟是生了嫌隙，倘大姐姐能想个法子使得陛下放永福公主出来，此怨和解就容易些了。大姐姐说呢？”

时近六月，暑意颇浓。二人中午放学自华章堂出来，谢莫如站在一处浓荫下，丫鬟婆子于后相随，知道两姐妹说话，都很有眼力见儿地保持了一段距离。谢莫如对谢莫忧的主意不置可否，她问：“是公主殿下叫你来问我的？”

谢莫忧轻摇团扇，恢复了些许自若，笑：“什么都瞒不过大姐姐。公主在我面前提及，还不是想我给大姐姐带个话嘛。大姐姐要是有好主意，与我说了，我好去同公主交差。”

谢莫如微微皱眉，此事最急的应该是二皇子才是，怎么宜安公主倒叫谢莫忧给她带话？谢莫如暂且不去想这里头的缘故，只是道：“这事也不难，陛下万寿便在六月，铺个台阶，永福公主也就出来了。”但，这种法子，并不难，不一定非要问她吧。

果然，谢莫忧团扇撑着下巴，轻声一叹：“要是这样容易，公主就不会让我请大姐姐想个主意了。陛下万寿节就在眼前，我听公主说，二皇子原就想借此良机接永福公主出来，谁晓得陛下似不置可否。太后娘娘亲自求情，陛下也没应。”

天有些热，谢莫如原就对永福公主的事无甚兴致，刚刚也只是在应付谢莫忧。结果，谢莫忧对她说话竟只说一半。倘她刚刚说个能直接让永福公主回宫的好法子，恐怕后头的话谢莫忧就不会说了。谢莫如心里有数，想着谢莫忧终是难改这自作聪明的脾气，不欲再与她多说，把玩着掌中一块碧玉块，道：“莫忧，陛下以孝治天下，太后娘娘亲自开口跟陛下求情。如果能让永福公主回宫，陛下何须违逆太后娘娘的心意呢？既然太后娘娘都不能令陛下回转，只能说明一件事。”

“什么事？”谢莫忧每每听到谢莫如说皇帝太后，就禁不住心脏怦怦乱跳，那实在是想象中高不可攀神明一样的存在。

谢莫如淡淡：“说明此时并非良机。既非良机，何必强求？这时强求，无非是引得陛下不悦，碰一鼻子灰罢了。”

谢莫忧难掩失望：“连大姐姐都没好法子，看来真是难了。”

谢莫如一笑，法子从来没有好与不好之说，好法子用在不恰当的时机，也成不了好法

子。谢莫忧需要的不是好法子，而是好神仙。

与谢莫忧略说几句，谢莫如便与之分手，回了杜鹃院。

张嬷嬷带着丫鬟迎出来，见谢莫如颊上微染薄红，忙自小丫鬟手里接了茶奉上，道：“这天热得很，姑娘先喝盏凉茶消消暑。”

这茶是用菊花、金银花、甘草、仙草等十几味药草加饴糖煮成，晾凉后浸在井水中，没有冰镇的寒气，不伤肠胃，却又极是解暑。

谢莫如足喝了一盏，张嬷嬷服侍她换了家常衣裳，又命小丫鬟过来打扇，方略好了些。

天太热，谢莫如与方氏胃口有限，母女二人用过午饭，各在各自的房间消夏。谢莫如吩咐紫藤：“下午多备些凉茶，晾凉后给纪先生和高先生那里送些去。以后只要咱们院里煮凉茶，都送一些。”

紫藤连忙应了。

谢莫如又命找出她的记事簿来，这是她凡事喜欢整理记录、结集成册的成果。谢莫如坐在湘妃凉榻上细细看着，一时合上簿册，午憩片刻。待到了时辰，换了衣衫去松柏院跟谢太太学着打理家事。

谢莫忧到得比谢莫如还早些，正在同谢太太说话，见谢莫如过来，谢莫忧起身，待谢莫如给谢太太行礼后，姐妹两个相互见了礼，彼此坐下说话。

谢莫忧笑：“正想跟大姐姐说呢，舅爷家有喜事。”

舅爷，这说的是谢太太娘家，朱家。谢莫如顺口问：“什么喜事？”

谢莫忧偏卖个关子：“不如大姐姐猜一猜。”

素蓝捧来凉茶，谢莫如接了，徐徐道：“人间四喜，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谢莫忧抿嘴一笑，谢莫如呷口凉茶，慢悠悠补一句，“看来，这四样都不是。”

谢莫忧郁闷地翻个白眼，她如今也认了命，谁叫她生来没有谢莫如那等不动声色的本领呢。谢太太亦觉可乐，其实谢莫忧不差，她知道谢莫忧在闺秀圈里也能占个中上游，但前提是不跟谢莫如比。其实要谢太太说，谢莫忧也不必不服气，帝都这些闺秀，谢太太还没见过比谢莫如强的。

谢莫如喝两口凉茶，道：“若我没猜错，大约是舅爷家谁升官了。”如今朱家当家的是谢太太的娘家兄长朱捷，任礼部左侍郎。没听说礼部要换尚书，倘平级调动，或者外任，算不得什么喜事。所以，朱捷升迁的可能性不大。

谢莫忧道：“大姐姐再猜，升官的是哪个？”

哪个？若是长辈，谢莫忧断不会用“哪个”二字来形容。谢莫如略一思量，道：“外任的大表兄。”





谢莫忧都不能信，谢莫如为何能一猜得中。谢莫忧再追问：“那大姐姐再猜，大表兄是升了什么官？”

谢莫如一本正经：“那得明天了。”

“如何要明天？”谢莫忧不懂。

谢莫如打趣：“明天我去庙里找菩萨问问啊。”

谢太太直接笑出声来，屋内丫鬟亦是眼中带笑，气氛一时大好。谢莫忧嗔：“大姐姐真的是，又打趣我。”说话间，自己也乐了。她就是不明白，怎么谢莫如总能一猜一个准。她问缘由吧，谢莫如是断不肯说的。谢莫如不说，谢莫忧就总想一试再试。只是，每次试，都是一样的结果。到现在，谢莫忧都有些自暴自弃了。真不晓得老天怎么叫她跟谢莫如做姐妹，她在外面应对别家闺秀皆游刃有余，唯回家面对谢莫如，总要打叠起十二分精神，还总有矮谢莫如一头的感觉。

既生瑜何生亮啊。谢莫忧暗暗感叹。

谢太太对谢莫如道：“你大表兄守县有功，打跑了上岸打劫百姓的海匪，斩首二百余人。陛下大喜，升为闽州府正六品通判。”

谢莫如笑：“舅太太总算能放心了。”

朱家是官宦之家，族中为官者众多，反正别管大官小官吧，除非太不成器的子弟，不然总要给族中子弟弄个官身的。这位大表兄是朱捷的嫡长孙朱雁，年纪较谢柏还长三岁，天资亦极是出众，十五岁便中了举人，据说几年前，人们说起朱雁，都是用“朱家千里驹”来形容。当然，这也只是几年前人们的评价了。朱雁是个与众不同的人，朱家好容易出他这么个千里驹，其祖父朱侍郎就指望着他给家族脸上增光添彩光宗耀祖呢，谁晓得朱雁中举人后没跟家里商量，偷偷摸摸地谋了个县令差使。

但凡大家大族，对子弟培养皆有一定规章，如朱雁此等天资，朱家又不是急等着他当官挣口粮。其祖父朱侍郎对朱雁的安排是金榜题名六部历练入阁为相的道路，这种道路，有个前提，先得进翰林院。倒不是别的缘故，主要是陛下喜欢翰林出身的官员，如今阁臣，个个都是翰林出身。

朱家把路安排好了，朱雁偏生不按正道走，自个儿偷偷去谋差使。

要说谋差使这事吧，第一需要人脉，第二需要钱。朱雁这事，之所以办得隐秘就是他既没用家里的人脉，又没用钱。倒不是他手眼通天，实在是他谋的那地方有问题。那县叫平安县，属闽州府管辖。甬看叫平安县，委实不大平安，惯出海匪，三年死了五个县令，倒给钱都没人乐意去。你要跟谁有仇，把那人安排过去，没几天就大仇得报了。

故此，有愣头青上赶着申请去那地方做官，还是正经举人，那管着官职分派的吏部郎中难得遇着这种冤大头，审核过后当场就签发了朱雁的上任文书。

待朱家知道此事，朱太太险没把眼哭瞎了，这跟送孙子去黄泉路有什么区别啊。

朱捷险没吐血，孙子上赶着送死，这会儿上任文书都签发了，纵使打断朱雁的双腿都没用，只要有一口气，就得去上任。朱捷也没打断朱雁的腿，事已至此，是哭是骂都无济于事。对外，朱捷还得摆出一副为国尽忠的嘴脸，说两句：“每闻海匪劫掠百姓，朱某心下难安，那小子业已成人，今科秋闱榜上有名，还算有些出息，自当以安民为己任。”凡听朱捷此语的，无不赞他有苏相之风。因为朝中就苏相爱把孙子往艰苦不太平的地界安排。

朱捷就这么满嘴苦涩地把朱雁送走了，心里却是想着，什么时候活动活动把孙子弄回来，或者换个太平地界做官。

朱雁一走七年，初时两年没什么消息，自第三年就时有捷报传入朝廷，那时穆元帝就想升他官。他称平安县边海未靖，不愿升官。穆元帝真没见过不想升官的，很是赞了朱雁几句，允他继续留任。

如今由从七品县令一跃升至六品通判，连升三级，自然是可喜可贺。

谢莫如之所以能猜出升官的是朱雁，是因为朱氏家族第三代中最出众的便是朱雁了。凭朱雁的心性手段，不论是从七品县令还是六品通判，都不会是他官场生涯的顶点。

谢莫忧笑：“舅太太该置酒请客了。”

谢太太亦笑：“这是自然。”

谢莫如双眸微眯，唇角上翘：“看来第一卦也没算错，朱家大表兄马上就再有一喜了。”

谢莫忧反应不慢：“大姐姐是说大表兄要成亲？”

“大表兄去闽地时年纪尚小，听说未曾议亲，他较二叔年长三岁，出身不必说，自身这般能干，便是他想光棍着，帝都这些丈母娘也不能答应啊。”谢莫如说得颇为俏皮，引得谢太太和谢莫忧尽皆大笑，丫鬟们也笑起来。

谢太太笑嗔：“这般促狭。”

谢莫如一笑，未再多说。闽地毗邻南越，闽州形势复杂，又有南安关驻军，非一小小平安县可比。朱雁不是没身份的人，他早在御前挂上号，自己也有本事，这样的人，家族不会任他光棍，也有的是家族愿意与他联姻。朱雁非但需要姻亲，还需要一门好姻亲。

大家说一回朱雁升官的喜讯，谢莫如给谢太太提个醒：“宋将军的周年祭要到了。”

谢太太道：“过得真快，宋将军故去都一年了。”

“是啊。”时光匆匆。

宋将军周年祭什么的，无非是备份祭礼。说到宋将军，谢太太不禁又想起出使西蛮的儿子，道：“不知你二叔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呢。”

谢莫忧拈了粒葡萄剥掉皮喂谢太太吃，引得谢太太一乐。谢莫忧安慰祖母，道：“眼瞅就六月了，我看二叔没几天就要回来。倒是苍柏院得提前打扫出来才好。”

谢太太欣慰：“你不说我还真忘了。”

谢莫如抿一抿唇角，低头喝口凉茶。

朱家很快着人过来送了帖子，请谢家过去吃酒。

朱家来人是个四十来岁的管事媳妇，打扮得颇为利落，青绸衣裙，头上插一二金钗，面皮细白，双眼含笑，一看便知是朱家的体面仆妇。请过安后，谢太太令她坐了，这管事媳妇方恭谨地坐小杌子上，双手叠放胸腹前，露出腕间一双赤金素镯，说起话来亦是清楚利落：“太太说，也不大办，就是请姑太太姑老爷大爷姑娘小爷们过去，一家子一道热闹热闹。”

谢太太心里有数，这算是家宴了。但家宴怕也不小，朱太太娘家姓邵，如今邵家当家的是朱太太娘家兄弟邵荣，邵荣官职不高，工部郎中，与谢松同级，都是从五品。不过，邵荣年岁与谢尚书相仿，就可知此人官运如何了。邵荣在朝中官位不显，不过邵家是徽州大族。邵荣之妻苏氏出身徽州苏家，与苏不语之父苏相乃同宗同族。再说朱太太的长媳，朱雁之母胡氏，出身承恩公胡家，太后娘娘母族。其母便是前承恩侯之妻朱氏，朱氏也是谢太太嫡亲长姐，所以，胡朱两家是地地道道的姑舅做亲。这前承恩侯，大家都知道，当初被宁平大长公主斩首夺爵。

谢太太笑问管事媳妇：“可跟大姐姐说了？”

“奴婢昨日去的承恩公府，也亏得奴婢有福，还见着了寿安老夫人，给老夫人磕了头请了安。”管事媳妇说得乐呵，眼尾余光见谢莫如唇角微勾，连忙收了话音。她说到兴头上一时忘了，二姑太太家的这位孙小姐当初可是拂过承恩公府面子的。再不敢多嘴，管事媳妇以一句“大姑太太说，届时定要过去的”收尾。

谢太太只当未见这管事媳妇脸上闪过的尴尬与谨慎，笑笑：“我与大姐姐大嫂子好些日子没见，正好借雁哥儿升官这喜事，好生聚一聚。”打发这管事媳妇下去吃茶了。

谢太太令姐妹二人拟一拟给朱家的贺礼，又吩咐谢忠媳妇准备出门的车马行头。

朱家家宴设在休沐日，不为别的，单为各家便宜。

女人内眷倒是哪天都有空，可做官的男人们不同啊，不是休沐日，谁有空来吃酒呢。在休沐日摆酒，这也是各家成例了。

谢家这一大家子用过早饭，便坐车的坐车，骑马的骑马，尽量轻车简从地过去朱家。朱家是侍郎府第，自不及尚书府气派，但自门口下车换轿，一路上亦是亭台楼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别有千秋，其间精致典雅，更胜谢家。

直到二门，谢太太与姐妹俩下轿，已有管家媳妇过来请安迎接。待到了朱太太所居正院，朱太太亲自带着媳女迎至门口，笑：“我正念着妹妹呢。”

谢太太与朱太太手挽住手，互相见礼。谢太太笑：“怎敢劳大嫂子出迎，你又折煞我了。”

朱太太人逢喜事精神爽，且本就是個爽利人，虽已发间斑白，亦不改其本色，笑道：“听着婆子来说妹妹到了，叫我坐也坐不住啊。”

姑嫂两人有说有笑地进了正厅，分主宾坐了，便有晚辈上前请安。

朱太太生有三子一女，长子朱宏在鸿胪寺司仪署做个从六品署丞，这从六品署丞，做了小二十年，就没变过。连他的儿子朱雁今年都已是正六品了，谢莫如想着，朱雁这倒是青出于蓝了。

朱宏有两个弟弟，二弟朱宜和三弟朱宽都是外放为官，不在帝都，官位平平，倒都还安稳。如今在帝都承欢膝下的就是朱宏一家子，以及二房朱宜的长子朱霄和三房庶女朱允。

朱宏娶妻表妹胡氏，膝下二子一女，长子朱雁，次子朱云，长女朱欢。尽管这宴会是因朱雁而开，朱雁却是不在家的。朱云和朱霄年岁渐长，自不会在女眷堆里混，而是随父祖去前面招待亲戚。

此时就是朱宏之妻胡氏带着朱云之妻方氏和朱霄之妻李氏给谢太太请安，然后谢莫如谢莫忧姐妹给朱家长辈见礼，再有表姐妹之间互见礼数。

表姐妹早便见过，谢莫忧尽熟的，只是谢莫如不大熟。朱欢年岁最长，已过及笄之年，说的是礼部侍郎秦家三子，明年就要成亲过门的。朱允十四岁，小朱欢一岁，明年及笄。朱允虽是庶出，好在自幼养在朱太太膝下，人也落落大方。排下来，还是谢家姐妹最小。

谢太太和朱太太说起话来极为亲热，朱太太笑：“莫忧跟着宜安公主出门，我见过几回，倒是莫如，不大常见。这孩子，越发出息了。”

朱太太这说的大约不是别处，定是承恩公府。不然，谢莫如实在想不出是哪宜安公主去，朱太太也去的。谢太太自然也明白这层，笑看谢莫如一眼：“莫如文静，我呀，也实在离不得她。”

谢莫如摇一摇团扇，散去几缕满屋子萦绕不去的胭脂腻香，并不谦虚，只是温声道：“与祖母分忧，是应当的。”

谢太太笑弯了眼，与朱太太道：“这孩子，最知我心。”哎哟，我的大嫂，你可别话里带话了。我家莫如已经开始关注你要给孙子娶什么样的媳妇了，你再说这些话，她装个不懂是给你面子。你可惜福吧。

谢太太呷口茶，一笑转了话题：“前儿听得雁哥儿升官的事，我还跟孩子们说呢，现在大嫂子侄媳妇都能放心了吧。”

说到孙子，朱太太直接笑出声来：“不瞒妹妹，打那孽障走了，这六七年了，我跟你侄媳妇哪里睡过一个安稳觉。我们娘儿俩每个月都要去西山寺拈香祷告，就盼着他平安哪。好在，这一去六七载，尽心任事，还不算辱没祖宗。”

“大嫂子也忒谦了，阖帝都看下来，雁哥儿也是一等一的小子了。”娘家侄儿有出息，谢太太也高兴，脸上笑意不断，“初时都说这孩子行事莽撞，那会儿我就劝大嫂子异人行异



事，雁哥儿啊，不是一般人。如今怎么着，真金不怕火炼。这孩子啊，是当官的材料。”

朱雁之母胡氏抿嘴笑：“能把官当好，也算没白辛苦这几年。”

大家正说着话，朱太太的娘家侄媳妇邵大奶奶就到了。邵大奶奶带了闺女邵芳，今日来给朱太太贺喜，满口好话。邵家是书香门第，邵芳十三岁，亦是温柔闺秀，与朱家姑娘都认得，只是与谢氏姐妹不大相熟，朱欢介绍邵芳给谢家姐妹认识。

邵芳的视线在谢莫如脸上略多作停留，便坐在一旁安静地听长辈们说话。

不多时，前承恩侯之妻朱氏带着媳妇孙媳妇孙女一千人等威风八面地到了。朱太太谢太太等人皆起身相迎。

朱氏说来也命苦，好容易嫁了太后兄弟，结果先是赶上太祖皇帝过世、程太后当政。程太后是一千个看不上胡家，她当政时，皇帝亲外祖母家，连个爵位都没有，鉴于这位太后的威风，满朝文武连带胡家面对这等不平事，竟连个屁都不敢放。好容易熬到程太后死了，接着就是宁平大长公主执政。宁平大长公主给胡家封了个承恩侯，连公爵都不是。就这么个承恩侯，胡家也得战战兢兢地感恩戴德，好在，宁平大长公主较其母简直大方百倍。丈夫做了侯爵，朱氏便升级为一品侯夫人，那些年，亦过得颇为风光。结果，侯夫人的风光没享受几年，丈夫一朝殒命。她是长房长媳，也不是没儿子，但，宁平大长公主硬是将承恩一爵赏了二房，也就是现在的承恩公。

甬看寿安老夫人咬牙切齿地恨宁平大长公主，这种恨，无非是老母失子，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恨。对朱氏来说，宁平大长公主非但是让她守寡的刽子手，更是害尽长房子孙，让长房无爵可依，只得寄居二房屋檐下的罪魁祸首。

不过，朱氏性子阴柔，去岁寿安老夫人寿宴上，谢莫如一人力战寿安老夫人与两位公主都不落下风，她今日见谢莫如在，也只是笑咪咪地说一句：“这些女孩子，统共论起来都不及莫如出众。”

这般笑里藏刀的话，谢太太先谦一句：“她一个小孩子家，大姐姐过奖了。”

胡氏明显帮腔其母，笑：“姑妈过谦了，母亲这话再没得错，我也算见过一些世面的，阖帝都闺秀，竟没见过比莫如更出众的。”

谢太太瞥这母女二人一眼，啧啧，别不识好歹了。当初我家莫如面对寿安老夫人和宁荣大长公主都能全身而退，不撞个南墙，你们是不能闭嘴了。

谢太太安然坐着，谢莫如自果碟中拈一粒葡萄，淡淡一笑，对朱氏胡氏母女的评价做出回答：“这是自然，阖帝都闺秀，也没哪个的舅外祖父做过皇帝，表舅亦为皇帝的。哎，这也是没法子，祖宗给的，别人羡慕也羡慕不来。故此，长辈们的夸赞，我只得收下了。”

朱氏和胡氏好悬没一口气横在胸前噎死过去，朱太太庆幸自己没多这个嘴。谢太太没料到谢莫如直接拿血统压人，只得道：“莫如，为人还需谦逊。”

谢莫如轻轻讶然，团扇遮唇：“祖母多虑了，舅太太府上又不是外处，不然，胡大太太和朱大奶奶能这般赞我？”眼波在这母女二人身上一溜，赞叹，“都说母女连心，果然是真的。”

朱氏比谢太太年长个十来岁，外表看上去却好似谢太太老娘，瞧着竟比娘家嫂子朱太太还苍老些，咯咯一笑，好似母鸡下蛋，又问谢莫如：“怎么，谢大姑娘如今方知母女连心，魏国夫人安好？”

“父亲母亲夫妻恩爱，怎能不好？”

父亲母亲！

这混账丫头讽刺她守寡多年吗！朱氏如同被人在旧伤上再插一刀，已是痛不可当，仍是意志力惊人，勉强笑一笑，放下手中茶盏：“哦，你祖母出门，倒不见你母亲在一旁服侍。”

谢莫如越发悠然：“这也不稀奇，去岁我去承恩公府给寿安老夫人贺寿，亦未见大太太在寿安老夫人身边服侍呢。”

谢莫如捅出第二刀，朱氏真是笑都笑不出了，她倒是时常在婆婆寿安老夫人身边服侍，只是大寿那日，她却被安排在隔间陪伴三品以下诰命的太太们。明明她才是嫡长媳！

朱氏长媳卫氏不得不出面圆场，道：“早听得谢大姑娘口齿伶俐，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谢莫如谦道：“都是长辈们错爱，大家喜欢同我说话，我少不得奉陪一二，以使长辈开怀。”

谢太太抿嘴一笑，睁眼说瞎话地与朱太太扯道：“可不是，莫如在家里就是我的开心果啊。”

朱太太心说，早知这小姑子最擅视而不见装糊涂，时久不见，功力大进。毕竟是在朱家，朱太太总不能看着大姑子被谢莫如给气疯，便继续谢太太视而不见的装糊涂大法：“说来也巧，这果碟里的开心果还是新进来的，南边的干果子，难得香甜，大家都尝尝。”真是求你们了，吃东西吧，堵上嘴成不成。给儿媳胡氏使一眼色，安抚一下你亲娘啊。没用的东西，刚才还火上浇油。

胡氏拉着母亲朱氏说些闲话，朱氏顺坡下驴，不好真就搅了娘家宴会。

敌人偃旗息鼓，谢莫如素来心胸宽广，她微微一笑，收了神通。

其实朱氏胡氏母女这等档次，说她们是敌人真是抬举她们了。谢莫如并不以为意，都失败成这样的妇人，何必与她计较。

谢莫如转头同邵芳聊天，不为别的，邵芳与她没有利益上的冲突。不过看邵芳战战兢兢的样子，生怕哪句话说错，谢莫如寻她麻烦。谢莫如暗叹口气，心下竟油然而生一种千山飞雪的寂寞。

谢莫如打量一番朱氏的孙女胡三娘，百无聊赖地再拈一颗开心果剥壳吃了。



胡三娘也喜食开心果，不过，她都是待身边侍女亲自服侍着剥了壳，才会吃的。见谢莫如自去剥壳，不禁讶异，便将自家侍女剥出来的开心果分她一些。谢莫如笑：“胡姑娘客气，我喜欢自己剥来吃。”

胡三娘一笑，也不多说什么。

宴会略显乏味，起码对谢莫如是这样，太过利落地解决朱氏的结果就是，所有人都对她避让三舍。倒是朱氏、朱太太、谢太太姑嫂姐妹说得热络，听过戏，吃过宴席，待外头男人们差人进来传话，谢太太起身与朱太太等人告辞。

一日欢聚，转眼分别，朱氏笑得有些寂寥，拉着谢太太的手叹道：“自小算命的就说，妹妹是一等一的好命。如今看来，西山寺的卦签果然是准的。”

谢太太望着长姐脸上的皱纹与苍老，难免心下感叹，面上不露分毫，怕惹长姐伤感，忙安慰长姐道：“看姐姐说的，咱们妇道人家，过的都是孩子的日子。只要孩子们安安稳稳的，便是好日子。看着孩子们，咱们也得快快活活地过日子哪。”

朱氏知自己这话不合时宜，妹妹也是好意宽自己的心，一笑：“妹妹说的是。”

胡氏笑劝：“就是，母亲不看别人，就是看看三娘，这么懂事的孩子，怎么看怎么招人疼。”

朱氏望着这个即将及笄的孙女，眼神亦是柔和无比。

谢莫如摇一摇团扇，拂起耳际一缕青丝，眼睛落在胡氏耳间拇指大小的滚圆珍珠坠子上，实在纳闷，夫妻二人才智寻常，真不知如何养出朱雁那般能干的儿子的。

说了些难舍的话，谢太太带着姐妹二人告辞而去。

谢太太上了车，想到长姐如今模样，不禁长声一叹。长姐当年嫁入胡家，却是胡家未曾赐爵之时，后来赐爵，也不过十来年的好光阴。如今承恩一爵归于胡家二房，今承恩公又是宁荣大长公主的驸马，想重新得回爵位，千难万难。

午后阳光透过纱帘映入车内，光线微暗，更添几分静谧。谢太太想了一回自己苦命的长姐，见姐妹二人都不说话，笑道：“怎么不说话，可是累了？”

谢莫如惯来少言，谢莫忧一向是活跃气氛的人，闻言一笑：“并不累，我还想着舅太太府上的干果味儿格外好，有几样很少见。什么芭蕉干、黄梨干，就是帝都见得也不多呢。”

谢太太笑：“这些南面的果子干，千里迢迢地运来，要说稀罕也不算特别稀罕。你们年岁小，我小时候，这些是常见的。后来兵荒马乱十几年，商路都断了，这些东西也成了稀罕的。如今天下承平，商贾南来北往，南货也渐渐多了起来。”

谢莫忧认真听了，笑：“以前去舅太太家可没见有这些南面的风味，想来是雁表兄令人捎来的。”

谢太太一笑：“大约是这样的。”

谢莫忧道：“看来闽地也有闽地的好处，都说闽地挨着南越乱哄哄的，如今可见物产丰富，也不算太差的地方。”

“真个孩子话，你表兄去这几年，遭了多少海匪搅扰海境，不得安宁。你表兄还算有能力，未辜负圣恩。”谢太太说到这个娘家侄儿，脸上光彩都不一样，心下又思量，倘大姐膝下也有此等一二儿孙，便是没有爵位，以后也是不用愁的。

只是，谁不盼着儿孙争气，可各人有各人的命数，不是人力可强求的。不说别家，就说谢莫如，谁盼着谢莫如有出息呢？偏偏谢莫如就有这股本领。

谢太太看谢莫如一眼，谢莫如静默悠然地坐着。

谢太太叹口气，道：“你们姨太太年岁大了，性子古怪些，你们都是有心胸的孩子，长辈略有不是，不要放在心里才好。”

谢莫忧忙道：“祖母多虑了，我看姨太太还好，就是心直口快，格外爽快些。”

谢莫如没评论朱氏的为人，只是道：“祖母，姨太太平日里不进宫向太后娘娘请安吗？”

谢太太叹了再叹：“姨太太已无诰命，无诏哪得进宫。”

谢莫如唇角一抿，不再说话了。看来，前承恩侯当初定然不是小罪，陛下亲政都肯给英国公的死对头宁国公府翻案，胡家是亲舅舅家，倘前承恩侯有可恕之处，陛下不会不给母族这个面子。再者，朱氏儿孙中亦无出众人才，不然，朱氏长子娶的是老卫国公的嫡女，有皇帝外家这座牌坊，有岳家的势力，还有寿安老夫人这个尚在人间的老祖宗，怎么着也能得一官半职。儿子有了官职，照样可为母亲请封诰命。怎么会一官半职都没有呢？

谢莫如垂眸思量，又问：“祖母，姨太太家的伯父未曾出仕吗？”

谢太太道：“你们年岁小，不知道，你伯父身子不大便宜出门，陛下赏了个员外郎的勋官。他平日里多在家里修身养性，也没去衙门当差。”

谢莫如颌首，如果是个虚职，的确是不好为母请封诰命的。谢莫如盘算了一回朱氏长子的年岁，知道谢太太是用了春秋笔法一带而过，再者，倘真有本事，孙膑当年也是不良于行，也没挡住人家建功立业，名扬千古啊。谢莫如识时务地不再细问。

倒是谢莫忧格外善解人意：“怪道不见这位伯父出门，三娘虽见得少些，却是极好相处的性子。”

谢太太笑：“你们是表姐妹，自当好生相处。”

谢莫忧一笑应下。谢莫如也勾起了唇角，明眸微眯。看来谢家与承恩公府的关系，比她想象中的还要疏远。不然，凭谢太太与朱氏嫡亲姐妹的关系，以前也没多见谢家与承恩公府有什么亲密往来。还是谢柏尚宜安公主后，宜安公主三不五时地带着谢莫忧过去走动。至于谢太太，一年里也就寿安老夫人过寿那日去。这并不出奇，寿安老夫人过寿，凡帝都诰命，除非真与承恩公府有深仇大恨的，不然都会去。不为别的，看在陛下的面子上，也得给承恩公府这个面子。



暑日炎炎，都挡不住街上的喧嚣热闹。谢莫如对承恩公府长房做出评估后，不欲再为这家人费心思，便撩开车窗上的纱帘，望着窗外人来车往。

一时，马车驶入平安巷，市井的繁华瞬间被高墙灰瓦的沉静所吞没。谢莫如放下车帘，合眼听着车轮辘辘作响，心下默数到一百时，便到了尚书府门口。

女眷下车换轿，直去二门。男人们没这么好的待遇，都是靠走的。二门已有管事媳妇候着，接了谢太太并姑娘们往屋里去。房间里设了冰盆，翠轩半敞，有淡淡水气与浅浅馨香，应是焚香后的余香与厅中院里的花木芬芳。

谢太太略说几句话就打发姐妹二人回屋歇着去了，谢松谢芝父子也自去安歇，素蓝带着丫鬟们捧上温水巾帕，服侍着谢太太谢尚书洗漱换衣。

直待都收拾妥当，夫妻二人去里间休息。谢太太坐在临窗的一张芙蓉榻上，将一个湘竹枕横放，让丈夫躺一躺。谢尚书别看已是做祖父的人了，年纪未算老，在尚书这个职位上是正当年，只是脱鞋在里头靠着。谢太太摇着团扇为丈夫扇凉，道：“这么大热天的，吃席吃来吃去的就吃个‘累’字。”

素蓝捧来温茶，谢太太先服侍丈夫喝了半盏，又问他可曾吃好，要不要喝醒酒汤。谢尚书笑：“舅兄家准备的席面很不错。阿雁这般出息，我喝得不多，倒是舅兄怕是醉了。”

谢太太笑嗔：“真是的，什么年岁了，就是灌酒，也是孩子们的事，大哥也是，就是欢喜也得想想自己什么年岁的人呢。”

“舅兄老当益壮。”谢尚书问老妻，“你们吃酒可还顺利？”

“没什么不顺的，都是一家子亲戚，就是大姐姐，有些左性，叫莫如三两句就压服住了。”谢太太低声道，“你不知道这丫头说话，真跟刀子似的。”

“姨太太这些年……”谢尚书不必问就知朱氏为何为难谢莫如，不过，他说的终是大道正理，“只看舅兄家这般，姨太太也该悟了，以后如何全看儿孙。儿孙出息，自不必说。便是儿孙平庸些，平平安安的，有宗族亲戚帮衬着，家业也能立得起来。跟莫如打个嘴上官司，能有什么用。”又打不赢。

“这道理谁人不知，只是，大姐姐这些年委实过得憋屈。再说了，阿雁这样有本领的儿孙，谁家不想要啊？儿孙的事，多是天意。好儿孙，人人都盼。可往帝都城瞧瞧，真正拿得出手的有几个？泯然众人的都得说是懂礼的，再有花天酒地的，那是上辈子欠了债的。大姐姐这些年也是不顺当，人才越发左性。要是遇着莫忧这样的，容她说几句也就算了。非得找莫如寻不是，我劝都不知怎么劝。”谢太太还另有担心呢，问丈夫，“你说莫如会不会记恨大姐姐？”

“记恨姨太太做什么。”姨太太都活成这样了，还有什么好记恨的。

谢太太不知丈夫心中所想，听丈夫这话心里也安慰些：“我觉着也是，莫如虽说嘴巴厉害，真不是没心胸的。”像宁氏，宁氏自打禁了足，谢莫如每每代谢太太管家，该有宁氏的从